

續

耆

舊

續耆舊卷廿二

東林四先生之一

萬戶部泰字履安學者稱為悔菴先生都督邦孚子也萬氏以
勛衛世其家至戶部始以崇禎丙子貢試禮曹時黨部正分浙
人不與先生相通先生首拉陸文文虎應之江左稱為陸萬保
拳之役當道欲以先生應詔讓之文虎時稱其義文虎性剛于
世間瑣屑解果之士直叱之若狗先生稍知易然自一揖外不
交談其標致畧同也東江建國以戶部主事司兵餉尋充日講
國亡遁入榆林已而榆林亦被兵火乃復歸公車敦促長歌謝
之先生雅負作用不見徒風節見戊子五君子之難高都御史
斗樞父子李儀部桐父子皆蒙難先生與大將之記室有舊以
奇計出之儀部死先生以其喪歸庚寅馮王之難姚江黃監軍

宗炎已赴市先生以奇計出之然日益忽不自得嘗曰此心
耿安得一把茅焚之成灰耶燕人梁職方公狄至寧先生為
約同志六人共之唱和其音淒絕吳尚書巒祥死先生購得
其遺稿摩挲故紙手抄傳之丙申遊粵次年歸至南安同年毛
生沂石舟中病疫先生不忍棄之為視其病沂得生而先生以
此不起得年六十顧先生畢生悔恨自以為合六州鉄不鑄一
錯者則別有在而世之人罕知之先生其降臣夫已氏之子舊
為姻己丑六月錢忠介公越起事先生羽翼其間降臣深患之
貽書王之仁會殺忠介以邀功之仁不可既其忠介會叱降臣
而縛之會行刑降臣自分死矣時先生亦在座降臣之家人求
赦于先生甚哀先生稍心動乃言于忠介曰王大將軍是舉誠
壯但以鎮師而殺存紳獨不防其漸乎曷少寬之忠介亦心動

遂與之仁議令輸餉自贖不料降臣之一脫不可制也于是反
兩朝之間至戊子而盡殺諸義士以成其惡先生彈指出血自
憤援手之失而遺臣故老亦不無為責備之詞者故先生自戊
子以後更字悔菴林都御史繭 嘗曰履安大節無可疵其初
為姻眷緩頰亦人情之常及其晚節之披猖出于意外而履安
以此中宵佗傺至于無地可安亦足以自失矣先生身後此作
狀志皆諱此事子以為正不足諱乃特著之以見先生之丸心
迹焉子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孫言俱別有傳

高鼓峰曰先生粵草六十首寄予詩曰愁心欲寄桐齋客怕
折江樓十月花晦不以為不祥竹垞曰履安詩云廣柳車中
客季弗浙江澤畔弔巫陽竟死鼓澤以為讖萬氏于予家為
世室同居市心橋之西街鹿園先生開府歸先司空公方以

計居北行贈詩餞別司空官學士以不肯草玄左遷南都鹿園卧病中聞而喜曰此直詞臣也時部使者方為鹿園樹二坊其東曰錦衣里其西曰都督街鹿園今改其東曰學士里以讓先司空司空聞而驚曰鵲巢鳩居吾勿堪也固辭之鹿園不可兩室之讓遂并兩坊皆虛之至今新街兩坊有雙闕而無題字存紳先生同呼為崇讓里及先宗伯公石林下又吳瑞岩都督同詩社先生則其宗伯仲非堂先生為性命交丙戌之夏挈眷避家光溪別業孺人聞氏卒于溪上乃入榆林先生長子斯年即非堂甥壻也先贈公兄弟于萬氏兄弟最篤管邨九沙西郭世弗絕蓋三百年矣

哭陸文虎八首之二

夢、竟何許悲來乃兼嘗不當哀痛時世哀道亦荒機槍橫天衢

少微失晶光，邦家即殄瘁。伊人果云亡，吁嗟霄漢材。零落隨秋霜，
秋霜陰始凝。以嘆蒲柳姿，幾千尺松落。無顏枝崎嶇，歷歲寒
古道。儼在茲，豈期厦已傾。將爾一木支，材大古難用。直節安可施，
悽悽撫年運。終古長齋咨。

短歌

霜林凋殘，秋氣欲扶桑。日下天沉，昭邱石馬委荒草。冬青一葉
凋荒岑，男兒此身能餘幾。等焉凡聖同浮蟻，東方先生正苦飢。南
郭老人且隱几，孤燈細雨小窓前。愁來淚落紛如泉，嗟哉啣石填
滄海已矣。遂日走虞淵。

丁亥元旦

曉起日初腫，千山回道通。欵欵祈歲序，駢肩舊宦風。禮樂君臣外，
衣冠山谷中。蒼天如可問，額手祝年豐。

萬古此名山興亡幾度間不因陵谷交那得歲朝祈積雪開青嶂
寒流續碧灣儵然無俗事乘興且跻攀

倡讀劉文詩戲和其古體

服食亦長生本為駐顏色韶光迅于駛百年幾浮白華屋多歡娛
荒坵生感戚生死還相尋哀樂茫無極者去者日已邁來者日已
窄秦皇其漢武情懷佳脉、惟有北邱坟自爾萬古宅蕭、白楊
風塵凡總狼藉

右自古無長生

剡曲雜詩

送窮却老鮮良謀自在林間署隱侯底事千金龜手藥生寒五月
負薪裘夢回故國山、暮坐斷禪開葉、秋村落枕源隨處有人
間從說武陵遊

不見憚仲計十四年矣過之靈隱僧寮改服為頭陀又有才
子格年甫二十陷兵中五年以奇計拔身來歸不勝感嘆
而作是詩

忽漫相逢在草萊一番歡喜不寐哀須眉已共流年換雲水今從
何處來成佛自須因慧業生兒且喜是奇才西風陌上塵如海多
少衣冠去不回

旅夜

難敵燈影太蕭條冰雪摧殘一敝貂安得閑人能說鬼誰家明月
教吹簫當年吳會全搖落故國音書久寂寥愁緒茫茫刪不盡攏
須搔句總無聊

不知此夕是何夕分外淒涼到客床鎖碎鳴蟲爭杜甫蒼黃魑魅
怖嵇康窺窓對月知霜重刻燭題詩引漏長夜半朔風江上急又

催殘夢過錢塘

萬允唐別後家難以詩訊之

多病蕭蕭、畫掩門黑風鼓浪撼江村淪淪六月原霜氣的歷千年
碧血痕未敢吹簫謀乞食幾回剪紙欲招魂聞今拂劍歸吳市蘇
武牀頭節尚存

江頭慷慨歌驥日壯士風寒易水時白露蒹葭雲外想池塘春草
夢中思人言已去張巡妾天道還悲鄧伯兒雁落衡陽秋已老西
風何處寄相思

男兒髮膚成何事堪族剗肝不偶然自古揮戈能返日于今窺井
已生烟富春山下啼春羽東海灘頭走仲連視舌猶在身未死應
分殘夢到南天

續江南曲

曾大父有江南曲某讀而傷之蓋今之江南非昔之江南
矣感慨此係情見乎詞續江南曲

龍蟠虎踞是金陵六代茫、此塵興漫說夷吾在江左新亭洒淚
竟何曾

李陵松柏氣森然原廟衣冠已不傳獨有雨花臺上樹東風夜月
聽啼鵲

江南士女顏如花告子裁衫髻刷鴉一夜朔風隨馬去落在中康
第幾家

續耆舊卷廿三

東林四先生之一

董徵君德佩字平之學者稱為天鑑先生同知保定府應圭子也
先生以孝友稱保定知州時流寇侵逸先生奔赴之從一蒼
頭跛躄輩骨中及郊雨雹馬僕僵仆頭目皆碎先生以得覲視
顏忘其痛保定鄧州復被圍先生見星而行三晝夜歷五百里
絕域而入時保定在病中相持而泣崇禎丙子試于杭聞母病
大旱無此得舟徒步歷五百里歸省而母已愈復赴之適當試
期得售癸未試于京疫大作朝染夕死從兄從裏以星卒先生
却舍相去十里為視含殮則禮闈唱名已過以情告乃得入僅
中一榜先生親扶德襄櫬歸先生其次公先生齊名時人稱次
公曰北董先生曰南董注名復社乙酉以魯府長史谷文光疏

荐召為戶部廣東司主事以丁艱降而破家輸餉第六弟德偕
第七弟德仕志節皆共先生埒丙戌後以不能死節深自刻責
遂快、中酒德仕最狷介先卒德偕豪放日從事于故國之音
塵尤貧先生有無相共諸子亦知其意每食必分半先以賂之
而後進先生欣然加餐焉晚年目疾猶終日手抄書不倦其為
詩稱情而出感慨身世原本忠孝顧不甚屑、于教律間以居
堂曰銘存以深定字武銘也先生雖逃于酒人而山寨海榭時
通消息不以禍怵戊子經營馮侍郎夫人之難異府志共殲之
辛卯周旋張閣部之孫茂滋壬辰張刑部圭章被禁先生保而
出之又以桐城方授有志節欲買宅居至之至其太息于山寨
之盡屠咤呀于蛟門之無備旁皇于北道之聞誦其日藉軒日
記可謂流涕故先生以卒辛丑而蒼水在海上寄詩哭之予讀

梨洲先生此作墓志杲堂李野此作傳塾菴諸公此作挽詩其
先生之孝友高尚則詳矣然先生大節不徒門內之行而亦非
僅以閉門避世為潔者是則搜逸事者此當詳也先生從子隆
吉亦遠民之有高節者先生四子皆學于梨洲之門而允瑤允
璘尤有名孫元晉皆別有傳

先生父子兄弟皆無人無日不以酒召客一日無客則兄弟
父子為長夜飲亂後縱酒益甚遂以此相繼天其天年萬戶
部履安常作示酒人詩以規之先生答以偈曰酒人質魯逢
車涎流舉杯首悅不有此君為儒則腐為儒若腐我師杜父
履安為之一笑

先生之詩杲堂謂其近似伊川擊壤一流頗不甚肖先生私
淑石齋黃公其詩亦學之故每多坳仄不調律度者然此以

可傳則以其筆底忠孝之思隨處呈露斯乃三百篇之遺而石齋之辨香也

過往平克鮮人跡荒土橫尸傷心慘目將抵高唐僅見一種老農耘也

荒原一望鮮天喬骨壘嘶風任土飄刺有空城樓舊木留將野老插新苗征徭每歲張官吏戶口何人就撫招生聚何能勤借箸須終繫頸盡臣朝

讀白雲詩

石齋先生奉旨逮訊江南紳士夙負毅氣者思可為
額地非財不濟朝楸暮收呼之立應斯時不宿諾豈止季布
翁然稱寧一鄭莊人情若此真寇不足剪滅也無何先生
隻影長途顛沛萬狀雖緹騎每若狼虎亦能心知非罪不

敢索清白之囊又加護惟謹及入都天威不測然正直之
氣二祖列宗陰寔培之長卿此謂得罪風霜若金生天地
仁在聖明旦曉轉圜初未嘗執成見為左右此惑也乃偕
廷攸而共犴狴止向來不謀面江左之德公崑山之合甫
彼二子者腰無一錢甘與先生萬死而不悔此謂緩急果
藉財耶否耶且倡義而歛者迫如督賦募義而募者切于
救焚片言而動以千計稍瞻顧即叱之為門外漢此封識
如故于將出欲何此也夫錢以神稱力能開險阻而使之
夷驅蛇蝎而使之遠為先生而火之鑽之即百碎其甘心
不然豈獨先生完哉錢之寃日甚矣癸未秋心水學使以
先生白雲詩示予張燈展讀固知不怨不尤忠孝本于性
性情衝危濤臨崩岸浩然自若也彼二子不遠數千里艱

難委折刺擊周詳迥絕流輩洵非可學而至蓋淵源有自
來矣錄先生全篇輒步柳州盟手薔薇時一詠玩焉

石齋先生白雲詩江一江河若決時沛焉一寫千萬里藹然無非
忠孝辭赴火真同凡工肉安山何異熟睡兒濡毫聊寫中心事乃
得心中結不私德公臥膚堅如鉄百棍頓加筋不折合甫縲絏適
相宜扶足經旬廢鋪饌江南歛金動數千合取幾錢抹棄絕不見
一人緩急來啼恚子規深夜血德公不愁身無錢合甫亦豈受人
憐五言為頌重一生我身自來加勉旃由來致君期堯舜本之無
欺是真詮丈夫盟心當如此非者是非是不達故人逢惡交
顛倒曲阿公孫子孝標欲絕母乃苛好利好名一聞耳為取白雲
咏且歌此以漱石勵吾齒

予從癸未秋下第回幸老母強飯功名之遇其不過勿計也家

計索歲暮又侵日作巧婦炊繭絲殆盡至甲申春王舊疾復發
兩目腫紅投藥餌戒麪生俱弗效踰春涉夏勢稍退至天中節
而始聞先帝之變凡有血氣莫不痛悼號泣况世受養育有不
悲憤欲絕者是尚得稱人耶憶客夏在都門時六月廿三日風
雨忽震雷不絕自辰至酉益甚更餘擊破寢殿先帝聞之即起
梳沐冕旒到殿中跪伏達旦至天明有旨宣召却卿聞知否則
熟睡不知也即覺一時有君無臣世界已至此極矣先帝敬勤
十七載如一日此不避迅烈以冀回天之怒而孰料上縱明聰
下益蒙蔽以君父為孤注而忽然不覺其亡此史冊所未嘗聞
開闢來此不經觀天實為之乎抑人之罪也予羣莽病軀何能
追頌聖明且恪循賤不誅尊之義一二膚詞種寄人牙後惟
如嬰兒中道相失泣無常報每一念及有仰天呼號而已設位

拜哭四海如喪考妣迨仲冬而老母病作旦晚祈醫至臘見背
我生不辰泣盡繼血兩目幾渺不見天日者月餘有君而不獲
以才收有親而不能以祿養自問天地廢人即河清可俟亦慚
無以酬寸草況金陵之太阿倒持縉紳之習氣不破將驕兵弱
賄賂公行日甚一顧知有瓦解之患矣一年之中天崩地裂
今幸江上告捷即事有作

風鶴驚聞自向隅此身甘隱作山癯
聯吳多士爭雄敵散楚無歌
笑豎儒兩玉雨珠杼不收無室無室
淚長枯桐江獸戰傳克捷可有長
縑露布無

立秋後六日

先生子允瑄注云是夏聞安客君在浮石投水者再世父
持之得免時不肖于六月十三日接先君庭訓曰數千年

孔子道德之化三百年祖宗尊養之恩當留髮膚以見先
人于地下吾決不能生兄弟及兒輩自不可死時勢如此
大體皆然柳棺可以斂形葛袍可以蔽體帶來朝服不忘
舊君之賜可安于身旁以祥服尚未滿也兒輩但學李步
行賣米養親天地自鑒臨之不肖驚赴往救世父乃免謀
與先君入地避地先君既至山中見溪流曰此小汨羅也
遂投之世父又驚救得免

投宿山居夏又秋因思止水普溪流溪知我意揚波待我昧初心
繞指柔未是霜侵肌似裂何煩唾面貌常羞聞時清醒知誰在呼
我應爭逐馬牛

對泣時、江楚囚羣昧遑問有心愁孫生長嘯三千壑駱子悲歌
土一坏髮豎有心噪怒眸途窮無計任虛舟笠鞋鳩杖將馬適門

聽潺湲日夜流

自棲半榻却驚魂
逆旅歌顏有弟昆
主客相酬無雅俗
河山另是一乾坤
休言食力生曾慣
可許逃虛道在尊
自分常莊相、好不須昏暮掩柴門

再婚娘

再婚娘簡衣裳衣有縫
並蒂棠繡雙鴛鴦
忽然面赤掩筐箱
彼蒂一謝更一蒂
彼鴛一死復一鴛
此為災異非為祥
平生不知節義
是何物但覺愧隱羞
惡滿中腸牽女挽
兒歸閨房娘今長不婚娘
今是汝一姓終身娘

哭筆公六弟

別有菴中書滿床
春花秋葉泛吟觴
爐看火色知誰暖
硯為書空不炷香
志在凌霄裁勁竹
貧甘僵臥老窮桑
長眠草野朝、綠尚

欲偷看日月光

徵君子允瑀曰三十年詩壇宿老雄渾雅健推常熟精麗圓潔
推太倉先君皆向稱莫逆易代後不易交一字客有傳二老近
日詩文者先君不以寓目嘗曰讀書須識是字彼二老者竟讀
何書識何字嗚呼斯得意者斯可與言先生詩

續耆舊卷廿四

黃冠一老

曾大父太常公大程字式躬一字襄孫先應山公第三子也諸生
乙酉江上出師太常莊公邀與城守軍事荐授尚寶司丞事畢
復與瓜里幕府丙戌正月遷太常寺丞以所言不用投劾東歸
航海之役追扈不及棄家逃入東錢湖窮山中然尚與董公幼
安輩通消息戊子幾罹五君子之難辛卯而後屏絕人世城居
為卒伍所踞家業蕩盡不問也躬耕山田十畝大父佐之以糊
口丁酉頗以不得已事至禾中恐衣裳為閹津所訝乃以黃冠
行然終悔之曰豈有道人而尚走風塵者自是不復下山又十
年為丁未病卒得年六十公自遭國變始為詩然每年多不過
十數首少或一二首甚至竟歲不作一字癸卯滇緬信至又哭

從子遂絕筆故所存簿杜吟一卷不過百首從未嘗出以示人
要其平生之大畧畢見于此不得僅以詩目之殘明遺老託于
縑衣者多其託於黃冠者以予所知獨常熟鄧先生大臨吾鄉
則公而已特署曰黃冠一老亦以補角上人表之闕也

高武部隱學簿杜吟署曰襄孫先生于予為中表父行予婦
又其甥也二十年來先生山居入城甚希自予蒙難先生累
遣人慰問宦君自日必有使來及予生還訊先生于山中相
向慟哭及予有閩行而先生遽歸道山矣嗣君北空以吟卷
屬余序近來吾鄉風節不愧先民者可得屈指數皆琅、然
精衛之旨然所造則各殊次公之百鍊千錘囊寶水功棲烟
之冥搜默運荔堂之組織昭武之博綜皆其選也而先生起
然高蹈隨口而成若甚不任意者顧其行墨間生趣迸出方

寸流靈不必有次公囊雲諸子之勞而關係舊史自寫生平
足以角立其間則以其表忠裡孝無一語無所為故不求工
而自工也嗟乎斯人而喪其良心將如曹蜎李志孤貉啖盡
又何著作流傳之有薄杜吟一卷固當長留天地間作空山
千軍哭教也夫

望哭先帝詩

禮徑故事傳遺文臣子不敢誅君親茅草下士蟻蝨耳欲捫此舌
長酸卒堂、定亂聖天子十七年中宵旰勤五十相公莫稱旨中
書切、空紛綸豈無賢者不久任營、青蠅亂九關高陽江夏受
志殉茂苑踉蹌為逆臣晉江亦復席未暖吳橋已值陽九辰大奸
第一推營水陽羨見誤于宵人武陵誤國應一死韓城并斫罪則
均可憐政府蒙苦霧坐使帝使同沉淪典亡自昔何代無朱聞英

哲遭此氛京師禁旅數十萬一夕四散成灰塵勾餘天末路遼阻
午日哀詔甫傳聞滿城痛哭徧重叟喬角何處招忠魂吁嗟乎大
行皇帝豈是懷襄倫却令江上泣靈均

望哭先后詩

中宮出自潛龍邸幾度危疑憂患哀冊命以來陰教隆誰人不道
妣姜氏竊聞國危曾建言南中尚有宗堪從自古遷都亦有之接
土重來或傾否况復憲臣亦同詞豈料吾皇峻相抵倉皇直抵老
開府空具樓船望津水天心好亂致角張潭椒殿昏霾翳宮車
夜迎蒼梧塵海甸空傳素奈諫吁嗟乎帝后雙殉廟社災亡國以
來未有此劫運雖然憤毒振毅魄猶能驚封豕相傳中宮諸南遷不納

望哭文武殉難諸忠詩

我朝養士三百年左班右班恩並天賜封賜贈泉壤責世官世爵

子孫延而今國事一至此盈庭豈皆無肺肝草澤猶思高厚恩何
況身在日月間僅聞寥、十九人叅以勳衛七八賢橋山龍髯再
冉去是誰叅乘誰執鞭人臣報國在討賊但拚一死原徒然所愛
此說易幸免偷生藉口辱莫滿乃知慷慨定正命忍令至尊泣重
泉如何大有喪心者稽首乞降賊車前黃巢尚讓如可事是從廁
諭求神仙猶賴諸公雪國恥箕尾蔽靈相後先嗟吁乎鬼能為屬
肯遽止還從上帝訴沉寃天柱重扶地重奠遺民穩擬中興偏太
常上殿請配享功與鄧寇相比肩

白下擁立事勢岌、乃日聞翻三案起大獄如醉如狂而欲
為晉宋之偏安不可得矣追維神廟以來黨禍之起寔由
國本豈知明祚終應覆于福邸之後言之可為長慟然近
日吾友巢端明來郵曰覲王非真福邸之後更屬異聞高

廟應不容矣

神考真神鑒先知屬聖昌四朝終有待三案與偕亡凶德竟參會
謫言日穉狂更傳龍種偽不獨一王郎謂王之明也

來給事集之為予言南都事急太后日遣人候馬士英母方
氏蓋欲託命焉恐其委而去之也及士英奉太后至浙
之縉紳入朝頗疑太后非真或曰即士英母也士英從杭
入越所謂太后者不知作何安置自來史冊所未有也

赫、傳房母慈寧日起居三宮命有託半壁事何如天子終安在
老身任所徂西陵拜車駕疑案重款獻熊給事汝霖入朝太后問
主上安在默然不答士英

然亦

附林文簡菴書 蕭晨按讀尊詩不覺失聲而哭是時太后
自河北來赧王不迎羣臣奉輦至殿下輿乃掖太后至殿

隅密語移時秘莫問已而始下拜慟哭羣臣疑之大理詹
先生聖任在班目擊以語人者或云叔王實故福藩審理
貌類世子遂認語時戒太后勿洩同享富貴也事雖不可
知然來既不出迎踰刻始拜哭存又不同行良屬怪事固
當與王之明重妃二案並討千古而尊詩遺備遺史一則
無疑也

潞王儒雅恭敬則有之然漫無骨力乙酉六月之難杭人請
王監國熊給事願身帥羅木營兵背城一決不濟則死之
潞王涕泣不肯其人可知已

風流潞國主夙昔繫民望定策空遭忌鳴鑼早辨亡麾軍散羅木
稽首獻錢塘若使果當壁將毋類叔王

潞府二琴

瓜里幕府感事

賀蘭應萬死孤負是顏公從此蕭牆內全歸一閨中

方鎮東與朱閨部有爭金

華土武寧有錢侍郎錫

一區桑梓地覬覦及錢湖錢湖亦可塞何不逞雄

困

武寧方欽塞錢湖以為田

投効東歸

開府營行在爭傳姑蔑宮會稽如不守牛角更安容

金華督相朱公請遷駕

耆老歟、去空班足痛心猶傳紉遺藥不報是東林

方鎮東為阮大鐵料

東林

瓜里三營散望怜此義師沙虫惡猿雀爾亦更幾時

孫熊錢三公同

日散

高郎隘天以泗水鼎樂府見示知為嘿農所作各以絕句一

首佩之

聞道封羊祭少師將軍割臂誓天時尾箕靈爽空千丈竟不先期

殫叛兒

謂鄭仲二將軍祭史少師于屠天生家以乞靈也叛兒指逆仲

辛苦楊家有太公殷

教子讀囚中貞臣不必多書卷一曲平陵貫白虹

楊明維公鼎錫仲父也

亦知天廢定難興其奈嫠垣志未平縱吾兒供齊斧未亡人不為

傷情

董若思太安人周氏

一綫能從虎口延百端撈掠總呼天先皇未

得如君用奴僕星沉十七年

幼安之僕文周也匿幼安子受極刑而不吐

管江猶記

杜家軍蝸角山河莫負蚊最是異聞誇趙老空教即墨號神君

杜奕

伏延趙

史有神術拜為師及軍破趙從烈火中舉空而去

訛言日聞心胆俱喪而此間又有海上之禍大索諸故家猶

子閑亦豫焉念先兄非堂先生以乙酉不肯削髮野死曾

有挽詩今失去矣閑也不愧其父然門戶之恫何能自己

況重以天末之凶問乎

世事已如此吾曹合息機獨憐游虎落何處掩荆扉故國遺民盡

哀門空照微

先兄晚號空照居士

應憐汝痴叔殘喘亦幾希

前樞部袁秋水話別故鄞令也秋水當武寧時爭錢湖事極
有功吾鄞亂後服行遁山中今告去未知前去何之為之
悵然

岼谷都雲擾湖塘乃力支七隄長載德暮月暫牽絲蕉萃貞臣節
蒼涼循吏思他年紀嘉澤芹藻敢忘之

湖上嘉澤祠祀有功
于湖者李陸二公

附袁樞部存湖錄

袁樞部州佐字秋水濟上人也乙酉避地浙東七月以荐知
鄞縣已而加職方主事仍知縣事丙戌四月王之仁欲塞梅
湖以為田林都御史時對董戶部守榆等共爭之不能得樞
部宛轉止之再上啟事得寢最為有功國亡尚流寄浙東者
久之其後不知所終樞部知縣甫一年今之為鄞志者以其
為江上所授不登於志遂使良吏之名泯然予求其存湖錄

一卷于李君世法書庫中大喜附入于此

鄉屯問答

屯人曰今大敵未靖軍興未已餽餉不繼請屯梅湖以益軍
鄉人曰吾湖惟蓄水以防旱潦耳子之欲屯之也若何屯人
曰吾非盡決東湖而屯之也請由前堰長堤塞兩橋以漸大
湖之水然後啟梅湖磳洩之則梅湖皆田矣十謂不可田請
得問難以畢其說鄉人曰諾屯人曰吾聞之父老曰湖之水
可生三河有半今屯梅湖僅減有半之水耳害少利多宜若
可為也鄉人曰不然旱涸之日勺水如膏半河之水設旱可
支十日此十日者得雨則豈若河涸而加十日之旱則苗且
立枯後雖雨豈能澤我枯苗乎異日者不早則已旱則七鄉
之怨必萃子矣鄉人又曰湖水之瀉各有所歸從梅湖而下

者專濬郵之六七都定之崇邱都一帶設梅湖洩而不蓄則桔槔奚賴乎屯人曰吾于前堰壩決大湖水而下別開一道以達各都灌溉如舊矣夫何患鄉人曰以子之見猶井蛙之墟拘而未達也夫旱涸放湖百萬之田桔槔并力如萬鯨吸川近者猶不厭豈能枉道以及遠乎子計屯而不為各鄉計水非策也

屯人議去梅湖之碶鄉人曰不可恃梅湖而為溪壑者不可勝計碶毀則盡注下田而禾苗浸沒矣奈何屯人曰梅湖溪壑之水注誠有之然沿江諸碶一啟則洩之惟恐不足何至于浸沒乎鄉人曰吾不能辨以勝子請譬之庭坳之間大雨驟注雖有溝不能遽流則水必及堦除上矣啟壩之說何以異是况碶夫無藉遇急輒泄而淹沒已成方是時子又豈

閔其肥瘠耶屯人曰梅湖屯成而數萬金可立致也鄉人曰
子何言之易歟吾謂其難成者有四惟子評之無水衝激田
禾漂搖一也湖底沙礫難耕不育二也大湖水盛幾堰渰屯
三堰基石虛水激易毀屯仍為湖四也若加堰築堤則必盡
伐湖山之木盡徵湖民之役期年而功不就功不就則屯虛
屯虛則軍民益病矣鄉人又曰微直此也異日屯旱子能保
不啟閘硤以洩湖水乎如此則諸硤非七鄉所得矣恐攘閘
襄陵必有是而莫止也屯人曰若是其甚歟請從子已之于
是七鄉之人咸被欣加額而退監國魯元年四月望前一日
沙水袁州佐書

書東錢湖後

鄞邑濱江海當百谷最下水極易洩故堰硤之修歲時惟謹

而當其既溢則田之窪者復以水為災所以東錢一湖常受七十二溪之水汪洋渟蓄則下無溢患若旱也則啟湖開而放之徧溉七鄉而高田無亢憂非萬世之利哉今讀往志綜厥大旨雖宜洶浚而不宜湮塞宜蓄而不宜走洩宜全七鄉大利而不宜見小貪細貽亢溢之害也近日軍需孔亟客有數策屯湖者其是非固未可深辨但此湖必先洩水而後可屯田既田將益不利于蓄水是無湖也無湖七鄉百萬餘畝溢無所蓄而旱無所灌是并無田也夫令七鄉現成之田而求湖田難成之利智者不為矣吾乎叩緒八策其言之詳也有田嚴侵塞之禁既定水則凡水所不及有白楮為業者必嚴加丈量則起科而藉之以排花流水使無所隱其意本在厲禁以杜侵湖而余欲借以為軍需善其亦兩全之術

乎然濬湖去封之策乃萬、不可廢而愧余之未能也敢以告後之賢者

是時王之仁既以樞部議止塞之說小人又進言梅湖即不可塞而湖旁天漲沙塗可以興屯之仁又下檄樞部上言天漲沙塗皆湖田也侵之則不塞而自塞矣湖旁土豪固有侵沙塗以為田者方議廓清奈何尤而效之因請嚴加丈量凡侵湖址為田者皆加其賦使助軍需既可以杜侵湖之謀而予餉亦不無少補之仁從之未及行而國亡

東岡硯碑陰記

嘗譬之鄞東錢湖猶人有胸胃而東岡硯則其尾閭之關也故湖水主蓄必使有餘而後可濟所不足東岡常以堤其不足而成其餘有湖硯上下猶呼吸相應而農無水旱之病始

事者明德其遠矣惟鄞定兩邑細民昧楚有之誼于其緩也
委諸水濱而彼此相卸及其急也則執干戈而搶奪之或啟
或閉或塞或決而碑使大憂無他人心不公而長吏不能預
弭其隙也今春作方興白水如膏而碑不以時閉雖放湖水
如注無當之厄朝盈而夕涸矣司碑者詎能辭厥責耶是在
長吏善視水則而持兩邑之平時加督率修葺毋視鄞定為
胡越焉斯農之肥也今既捐貲修碑兼復碑菴將落成矣偶
讀宋公碑記具載東岡始末甚詳因書其陰俾後之君子得
以鑒諸監國魯元年四月望前一日泚水袁州佐題

續耆舊卷廿五

榆林四先生之一

榆林當明末為諸遺老避跡地而四先生最高苟非其此許可者雖有重名皆在割席之外故得其唱者甚希四先生者一曰貞靖周先生一曰前太常博士王先生一曰節介陸先生一曰前監軍周先生此唱和曰霜嚴集嘗有雕本至其專集有完有闕有絕不可得者予以霜嚴卷中詩參錄之周貞靖王太常各得一卷陸節介周監軍各得一卷四先生之詩皆學而更深之竟陵詩為公論此最誠然至四先生自足不朽非但以其人重也竟陵當承平之世墮入鬼趣是為無疾而神此以為亡國之徵四先生既為亡國之九天牢愁于邑其人為隱居其言為放言是直于天閤大招之外另闢一

種文字雖從竟陵入手然非竟陵之心城血路此可語也得
吾說而存之然後可以讀四先生之詩未許好怪者藉口也
貞清先生周齊曾字思沂一字惟一學者稱為囊雲先生工部郎
歲四世孫少就傳堂終日不聞呶呶聲亦不其同舍生交一言
茫乎不可測或疑之曰六郎畢竟讀何書窺窺之則南華楞嚴
二經也故其文不循一切律度獨抒性靈成崇禎癸未進士知
順德縣宗老前侍御昌晉嘗官粵鵬曰慎毋得罪巨室是粵中
第一關鍵也先生笑而頷之既之官力鋤強禦順德多盜先生
以為飢寒此沮古人社食之法意非不善斯其利易盡其弊亦
易生乃變為義田而以社倉之法行之其初置義田也貸資于
富家限年以租頭八十五給剝者十二償家富十三以備賑不
數年而貲可盡償田可日增沿海故有椿閘之設以備盜先生

謂非良策我能設賊亦能毀賊能由水亦能由陸且賊即不盡
毀而我此設亦易折不如仿西北弓箭屯堡之制募鄉勇為捍
禦則官軍可損省去兵兼去餉之利大吏是而行之先生之方
八日大吏破例具疏特荐而巨室頗不便之會權知香山縣故
相黃士俊家居多蓄無藉以害民縣令至必令執契稱門下否
則而去之先生至捕其客之甚者置獄以沉命之法投之海中
士俊營救不得大怒兩京繼陷閩中立君士俊復為揆輔思去
之有黎人欲渡海入莽內地直指許之先生以為狼子野心不
可令通內地力持不可直指亦恨之乃以士俊此揭煩縣先生
即日以此佩印交之太守不許交之學司亦不許乃經至行省
交之撫臣部民聞先生棄官去浮海乞留者數萬城中疑為寇
至閉門拒之先生竟乘夜潛突出買舟亟行歸至浙東則有城

內附先生在道中聞吳太學磊齋黃儀部海岸先國皆其方官也痛哭以不得從之為恨至是不入城遁入榆林祝髮田蓮榆林有小盤谷者即謝遺塵所云雲南也先生徘徊其間曰是可避世其入山之道當由一谿水雲沒疎以上先生謂過溪必須筏否則須舟否則須梁須星三者即須木須石須竹即待負亦須人吾自能涉無此須或曰即欲渡溪亦須履先生謂須履即須草編亦須人吾自能無此須其構草瓢也束竹覆茅皆出己手濡則親登屋葺之或墮地血淋不以為苦得縣崖一奇木製為養和坐臥其間題曰雲樹拾燒餘以為爐狀皆絕古間作給事亦蕭散絕塵同年王生爾祿為海道求見之不可得以茶餽之謝以詩而不往也以書招之荅曰孤雲往來朝不知暮宿此舉目有河山之隔從此更無費八行及太孺人喪弔之則于喪

次一謝而已或以直指意招之且動以禍福答曰此大惟一死
無它求也此親謀強之入城至郊南欲自投于水其孤峻如此
于是雪竇僧石奇以先生為佞佛也將付之法而聞先生返其
西村必入孺人之室訝曰是殆塵根未斷耶其知者以為先生
有託而逃原不欲墮身佛國是則非石奇所能知也 辛亥卒
同里私謚曰貞靖此著有囊雲集是時周氏遺夷極盛以荐紳
晦于軍持者有之其一即前道城會令昌會佯狂以死曰顛和
尚其一即前思南守元慙沉涵以死曰醉和尚而先生以野和
尚稱此謂三和尚也已見第十五卷先生諸子皆工惜不傳

行路難

有虎獵人而語人咲嘻當中懷怒嘆翼多、虎噉多鄰不獨食富
并食貧猶嫌飢寒骨瘦等束薪肉盡直咲心肝養肥身誰知心肝

千愁百楚更酸辛無心肝鬼向予陳彼未死者孰非天子民誰為
彼父母畧不為之舉余代天子怒驅虎付波臣虎肯食人今食于
水中之鱗強肉弱食反覆豈無因縱不能即除翼虎之虎而冠
但得小蘇一 愧不至十室奔逃九無路可竄一虎欲復多仇虎
怒號寧以我滿貫

詩話此即公得罪于黃士俊之詩案也士俊以故相家居多
蓄無賴撓守令公取西投之于海士俊怒及入相閤中思報
之而公已投効去

祝髮石蓮

無多心亦異天崩石在空嗟補未能不耐頭顱肉作髻何妨室室
俗為僧涼衣綠樹難分雪瘦依止青欲傲冰莫漫別尋乾淨地江
城咫尺有東陵

乾海岸黃夫子

身首寧令分作兩，必不臣心自我二。
一偈從容死，若飴奈無人識。
當中事，昔年髮落廬山雪。冷頂光閃電掣，即令頭斷誰家鉄。
白雪湧分師子血，雪自為恩鉄自仇。但留血在碧千秋，鉄亦何仇雪。
何恩無死無生波上痕。

病中自光溪肩輿入囊雲

何須別覓醫王劑，且趁籃輿紅樹西山共。
我行同不住，天因屋在若為低。
一枝宿可尚依鳥，半老身如月浸溪。
此夜病知何似昨，花香淡落滿堦泥。

壬辰元旦未來歷以此日為除日

依稀殘臘寒餘夢，不謂高眠客到家。
有酒詩誰今日祭，無錢病豈隔年賒。
貧賤卒歲欣除早，老怕添庚怪朔差。
我此悲非貧共老，但

憑春色到梅花

高玄若先生六十

若個畏盧頂上立塵土腥、頭沒入氣息雖存已若埋塚中幾人
同在泣六十鄖陽舊通臣夢落楚天泪尚濕、恹江波漲不回洶
洶波濤急念悵公曰國亡不俱亡吾愧其世穿衣吃飯徒愁長天
王諱日無人哭罪吏生朝忍獻祝余曰身存心其存此不如公五
世偕隱子又孫儼移家住孤峯裡那知門外即城市祝公無字句
無詞舞生曲罷猶數卮但願醉來一口吸盡西江水洗得片、臣
心長不死

吳海鰲先生七十

何殊蜀國臨邛里滿瓮深春嬌桃李當釐不用玄孫子朝暮江城
作醉市我沽無錢漉、囊秋風多翁不惜小槽梨花紅繞我未送

之鬼窮大叫酤、因此相識翁即今二十多幾載城郭雖是人民
改達官才子半為奴也有誰起黃公新酒壚達人一曲提壺盧那
堪耳熱烏、不是高陽徒爭如七十老來人姓吳不復濃香喚客
沽有時閉門獨酌數杯酒一枕黃粱願老湖

破屋為風雨所攪

疎、覆瓦不勝椽直漏深寒片、天長可面惟四壁粉更何書止
六花箋看予雪似無非隰任爾風來但有顛只怪攪翻閒几榻難
為半枕旦酣眠

六十自言

淒風苦雨今何似非復舊時秋與春山亦恨無滅跡處多予猶作
此山人

愧不悉如髮盡玄尚有松下一孤身我雖仍喚松為樹未必呼松

我是人

不覺溪山將廿載今年又發去年梅縱然身老寒梅裏何以深埋
土一坏

酬王水功自一叔以我六十遠過囊雲

久已殮惟幾岫雲不無埋有一山雲只憎白石青山下形影依然
接見君

難是多年纔一過却無好句可酬君欲呈新擬陶家作如有空山
自祭文

輓德林叔

但能亡實勝于存莫以長眠惜醉昏無髮可埋草歛恨有心不死
待招魂身隨國沒人千古宗剩醺澆愁一尊我未即送君其去應
慚酸泪自酸吞

續耆舊卷廿六

榆林四先生之一

王常博玉書字水功一字仙笈學者稱為无界先生狀貌魁傑以天下事自任慨談名節江右黃忠節公海岸為推官深器重之最與錢忠介公善忠介講學之友其一為忠先生其一為陸觀察周明皆卓然以古人自期顧忠介又嚴事先生及忠節成進士知太倉以書迎先生不赴忠介再請之曰吾廩粟非盜駭資也先生卒辭之忠介念先生貧乃寄以金復不受忠介嘆曰此真高士也乙酉東江兵起先生杖策從之以明經授太常博士充官倚閭非其志也棄之歸忠介浮海先生避兵于榆林其以唱和者周先生囊雲之族父立之及周明以稱榆林四老者也周明死國事囊雲亦卒先生其立之傍徨天末傷其孤另乃

益躋躋山水之間有此感慨皆見之詩古文詞先生固不苟作
亦不輕以示人即得見之者亦我其憂、不可卒讀以為怪其
深喜之不過同志數人而已自題其詩曰非時吟李君果堂醉
之曰歲有四時而先生視之俱若秋日有十二時而先視之皆
若夜非果有異時也是非先生之時也先生衣冠古雅標標岸
然達人歛門求見雖十至不一通亦不置一語辛亥高武部隱
學為耆舊邀先生入座先生邀立之偕赴此謂南湖九子者也
一日或傳果堂應制府之招先生遽移書林評事笏堂曰可
以絕矣笏堂曰然即相與語學今廢社及諦訊之則果堂固有
制府之聘而未之赴乃以次年五月望前一日復集之二日而
先生暴疾不起果堂歎曰吾幸得白此心跡以謝良友時年七
十有一先生深通西竺家言又歸海而友黨中常在高僧解齋

座上機鋒四出然未嘗寄其儲胥蓋自丙戌而還吾鄉遺民極
盛而風節未有出先生之上者先生此著瑤光閣集又曰屋山
集其傳有豪吟非時吟二種皆在集中予此見者非時吟年而
豪吟未之有行再訪之先生嘗欲募推官楚石兄弟之骨為疏
以告諸存義者而不克卒後語谿曹太僕遙集同而成其志先
贈公常為詩以告于先生之墓亦許劍之流風也

四先生之囊雲尚覺微有尺幅至先生魄力更雄波瀾更濶
更在囊雲之上其仿西竺偈語曲終奏雅仍有本色即其哭
海岸詩以云不以學佛心糊塗于生死者也

哭黃海岸詩

崔嵬西江山浩潔西江水吾師一片心寒例誰彼此中原板蕩悲
尺土于何履矯來金陵成仁爭一是把手黃石齋抗言吾臣子

雷電挾詩書風霜裂唇齒不以學佛心糊塗了生死雪肝動昊天
動骨驚雄壘慟哭九原中招手誰至止天生惻惻魂追拔浮尺咫
至今兩頭顱霜光冷青史一木可採傾下流強爭抵憶少辱師知
戈羅不鄙砦文章開後生學古破凡庸清風振薄頑明允古司李
神明一方尊大義千秋紀天壤見完人悲聞還復喜草莽勒微言
不昧人世理

弔張鯢洲先生翁州殉節

得避人于最上流何難弗死如死求生漸無面漸千載亡或可
魂爭一洲經史了胸應殉國妻孥學古亦同酬文山正氣團千古
不獨孤臣詩句

向火毀茶偶欲賊事有以貴燭羨予前言若勉政固不至寒
苦者哭而謝之

生非弱草怕僵霜拂耳炎涼話總狂向火身忘寒外熱吟茶句出
苦邊香青山路斷高人禱野樹花飛山鳥裝援、此事何此事不
妨天壤剩王郎

同萬虞尊索董次公手輯擘蘭集訪忠節遺事

擘蘭指腕堪成晚有種皆奇孰可刪海內幾人多是鬼匹夫一死
重于山名存未許空同盡筆在真令朽更顏紙上須眉都欲活案
頭日拜儼生還

張蒼水遺骨瘞武穆祠右

一代英雄盡傷心此土邱前人存舊恨把臂有同仇客積湖山淚
鳥鳴烟雨秋為疑衆壤下何語漫相酬

南粵今無和尚吳公唯師丙子同榜也唯師初寄囊雲今無
披緇南粵每念年來比歸梵戶不僅兩人風嚴此招良有

嘿契不能寂人感誦久矣適有客行梯粵者屬予作律以

寄訊焉

黃雲黯、草屯、把臂西山選佛門天下風塵雲水外年來肝胆
納縑存徘徊孤影宜何向涕泗看天共孰倫愧我賃春猶留俗梅
花和墨訊師尊

哭囊雲周先生

居山三十年時、如隔世不復和人間虛無自為歲睽眚鴻濛來
搖、綫絲繫謂君天沙留風雨神明衛彭咸今從君天心終未伏
哭君正負君致身在此際

黯淡對陽春候焉似中酒問我何以然神泣不能口青山有紅塵
大道已敝帚為世斯人為予慨良友非有辭醉飽歡亦豈金帛厚
夢寐浮埃中嶢嶢一周叟

錢忠介公歿後爭傳其為城隍次螯菴韻

海椒傳將一寸丹靈旂兔馬倍增酸人間無復撐持事帝命權依
里井灌故國山河有香火九天英爽降衣冠故知振觸當年夢百
感荒、到筆端

續耆舊卷廿七

榆林四先生之二

陸介陸先生字鼎一字周明學者稱為懋菴先生右都御史世科
叔子也右都四子先生其弟字燦並有名讀書陳氏負大志
伉直不肯少挫于人有弟子訟其師不得直先生詣文廟代
鼓痛哭卒直其師而後止乙酉豫于六狂生之列時諸荐紳難
聞姚江以起兵而相視莫之倡先生故與錢忠介稱石友聞其
自東吳歸馳往迎之忠介許諾先生曰決矣乎曰決矣先生曰
然則請行遂舉事時夫己氏致書定帥令殺六狂生以取功名
幸而得免然六狂生多寒素而先生以貴公子毀家輸餉尤為
夫己氏忌至江上以明明經授右都恩遂皆授監紀同知尋
以副使視軍馬阮之至江上王詹事思任劾之不去莊太常元

辰勅之不去黃御史宗藝勅之又不去先生以十大罪廷爭之
仍不能得嘆曰即此何以為國遂乞身去遊入榆林是時榆林
有四先生倡和之集其三先生者急機推種已謝世事而先生
依然與馮王兩督師相呼應募兵運餉無虛日時這城居柳車
覆壁過從雜沓不以力絀而少哀也庚寅馮侍郎死野哭七日
不食三日已而有以其首至者葬之辛卯董給事志寧死又購
其尸自海上歸葬之其以計竄王侍郎之首尤奇詳見梁洲此
述己亥長江之役密為之聯絡其間已而不克嘔血數升幾死
好事日益甚于先生之家盡落而跡日以危壬寅冬海上降卒
至寧具言中土之興海上為消息者曰楊職方文琮曰李尚書
振璣曰高武部宇泰曰傅監軍奇遇及先侍公即恣谿則魏山
人耕皆被逮至杭獄未具先生病諸義士以賄保出之甫出獄

門而卒同人私謚節介得年五十有六先生本用世才方其在
榆林也鯨以沈一韓亦以訪島上消息來先生與之居一室中
仰指天俯盡地家人不知作何語城東萬金湖為七鄉水利以
博喪亂之際莫有念及者先生不肯一見當道獨以湖故力為
言之得以廓清臨終戒二子雖餓死毋得妄求官達聞者傷之
梨洲先生以作墓志文雖工而事亦備但以之侍郎事傳先
生此尚其小者也即此紀王侍郎事亦有未盡者按侍郎為
首鄞西門先生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有暗中叩首去
者迹之走入破屋先生問曰子何人也其人曰漁人也先生
哭曰子必有異其人流涕而言曰子毛明山也侍郎之故卒
今不勝翹企之感耳時城禁方嚴先生因與計以窺其首
者曰是非江都督子雲不可子雲忠介之故將欣大有智勇

嘗渡海乞師日本方杜門家居先生因而詣之于雲曰請以
中秋日待我城下先生與明山如期而往俄頃見見予雲怒
笠佩刀逆健兒十餘人揚、來竟登城門卒不知其何許人
也尾之而上子雲散步雉堞間至島首此問卒曰孰戴此頭
也者卒以姓名對子雲怒目視曰此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也
拔力擊之絕斷墮地遂聘而南行卒凜、從之先生與明山
已強立城下是日中秋競渡遊人雲擾而龍舟適至人無回
面易我者先生以身蔽明山雖僂人而去遂畧以重錦藏之
密室歲時致祭惟先侍御公與子雲輩與之雖家人莫知也
先生初建有司與諸將籍其家其庫皆亂世無以有次第
將及侍郎以藏首之厨忽一吏曰其中涼亦無可欲者去之
已耳乃得先是夕先生登舟赴獄其女拊襟諸輩殘間及是

厨有錦囊在其中發視之則人首也大驚亟呼其叔視之則
笑曰是侍郎首也而得不為籍者以見天也顧侍郎之首顏
面如生蓋十二年矣是夜移置中堂漏盡聞千有軍萬馬來
堂下者詰旦乃其子雲鵬商之葬之北門即馮侍郎董給事
二墓間同志者為賦瘞鶴詩時先生尚在獄未卒也性剛故
不為時所喜林太常黃菴君子也亦不快先生嘗曰周明惟
王侍郎一事可喜餘不足錄先贈公曰周明前在六狂生中
後在榆林四君子中即徵王侍郎一節先生亦未應斥之太
常謝曰吾過矣

咏懷

去愁、又在欲待如何待為死或可寬為辱不可改多謝古之人
歷行莫肯壞呂尚老匹夫意智何不逮留此兩鐵夫口實戰千載

遼東古有傭彭澤志在柳貧賤時此遺名節人固有何意阮兵步
此思恆在酒昏、豈日醉此事君知否

讀書陳大義不異吾此聞松貞詎能破竹裂始見紋伯夷終念毀
魯連不帝秦覆局勢不移奕者何紛、

此鄉非吾鄉此籍非吾籍吾亦愛吾鄉吾亦愛吾宅飄、如瓦蓬
羈栖無定容有心不自主身乃作之幹赫、堂上人操持有戈戰
豈不畏戈戟史當特筆畫李陵窮乃降志不忘漢澤奈何沙漠間
意在終難白

除夕立春

來歲伊始今歲終時序易矣草木逢老我幽處守困窮此懷知己
竹與松竹榦亭、傲嚴雪松枝讓、吟動風微物猶能傳舊節誰
言造化及蒙、

雪窓讀于忠肅公和中峯和尚梅花咏

一番寒峭一番神
霜氣侵于骨餘真
自與何郎稱好友
未應處士命佳人
碧烟淡抹紗為罩
素雪平鋪玉作塵
桃李競誇濃艷色
憑誰留得幾分春

哭舒方叔

驕逸者死形贖願者死
神蒙冒者死氣嗟哉
此輩白日來死尸
居處何足論方叔不
死者心死者身魂蹈
東海翩然朝舊君

翁島芙蓉洲感舊用前處士脫朝衣

不見霜花滿故叢
往時聞說漲西風
人從徙去迷天碧
鳥自新來失樹紅
何日再開籬菊後
幾枝重植野堂中
轉思湖曲芳洲沒
野草斜陽西地同
鄞西湖亦有此洲
今廢

周監軍元初字自一學者稱為棲烟先生文穆公應賓從子也文穆無子撫先生以為子已而推恩受蔭先生讓于同祖諸昆弟其一即刑部、郎元登其一即思南守元懋時人賢之及國難刑部從亡海上思南祝髮縱酒以死而先生從戎仗節論者有三珠樹之目先生少負大畧其交好華毅烈公嘿農王忠潔公石雁陸節介公周明王太常水功徐兵部升康族中則黨雲不過數人相期以忠孝于世族貴介紉袴之習蔑如也東江建國先生其諸弟石公先生元越也錢忠介公疏授明經乃授文穆遺恩授郎署先生不受遂以白袍參軍得師為梗先生不得展其志迨國亡重趼走入榆林時諸公避兵榆林者多先生勿盡其通也而明用水功囊雲皆在焉大喜四人無日不相過從偶不及遇則如聖針炙中此唱和詩務期併思澁句不類

世間人必作然後脫稿經營慘澹得之屋顛樹杪之間、亦與高僧解齋參禪機鋒橫出榆林在萬山中先生日走其間足為之蹙亦不顧其窳累請返故居不許歲中惟再展文穆及此生墓道則一至祠下信宿而已先生故擁文穆遺產以輸餉忠介幕府蕩其十五戊子力救華王二公之難又蕩其十三至是雖行遜尚從事于窮島之教援遂盡廢其貲而先生操行彌厲黃齋脫粟麻衣草履極人間未有之困方陶然自得也嘗作捉鬼者以寄其憤曰世有善畫鬼者名予以為不盡然以鬼之形似鬼耶鬼不得見于何得似若以鬼之形似人則人之形更屬于鬼方日與為祟而人不知使人自入于祟中而鬼亦不知雖日進正史操豚犬羊豕而尸之祝之日適日暹且日以厲以祟彼畫鬼者何以似之不過似其牛頭馬面瞋目露鬚夜叉羅刹曾

不能似其請張陰岐與杖人殺人一片腎腸也吾先世有挾捉
鬼之術者每有病者延之家見為邪魅法中則撒髮伏劍挺視
香符視之若噓者若喻者若吐納者若感召者或如風雨奔赴
雷電颺馳者或如坐戎排甲帳獸俘馘者或如坐囊頭之木擢
髮訊罪狀者乃携之笈中仍壓以符其甚者竟置之釜而烹之
否則錮之聞其呼號痛楚之聲而病者以痊嗚呼惜世之盡鬼
者不及受此術也受此術則無不似矣不寧惟是使吾先世是
人在今日必不使世上之鬼宵行晝觀無所顧惜一至于此雖
然吾此憲者鬼形日鬼術日巧能治無形之鬼者未必能治有
形之鬼即能治之亦豈能盡天下而捉之而烹之况不知其鬼
視其人即無形之鬼或非復曩時之狀耶雖然安知是人在今
日其術不更有精焉者乎先生之文大率皆類此種晚年周明

死王事囊雲卒水功返城居先生乃往返郊城三間高武却九子之社先生興焉未幾諸公相繼卒先生雖離羣索居然雄心未已寫捫虱圖以見志七十餘卒于家

四先生之後死者栖霞為最壽故其集最富今其後人或微而浮石諸宗支亦莫為之收拾者西臺白石之音散落殆盡予旁搜之力不為不盡然自霜殺以寥、十餘首而已且吾鄉後輩能知先生姓氏者亦希噫以今視昔西臺白石之倫殆亦多不傳者可為流涕

秋夜同巨卿憶遊湖上

豈不可秋夕澄湖且自私心違十年事依舊水之湄記艇衝烟去懷雲倒且移人生寬在眼幾日得留思

興田父話

田家籬竹數間廬靜對流泉可索居話到喪亡欲罷插恨無骨力
且談書年來日月消磨盡野外烟雲領略疎如此但憑今世事側
身天地不愁余

哭德林弟

此身久與世相違剩有頭顱寸有私只道衆人皆欲醒不妨一我
但為痴千年把臂留心友幾日狂歌盡欲知俠骨已隨霜逕沒應
思某亦問當時

題蛟川雙烈

白石江流不可餐冰心祇向鏡臺看艸埋玉樹千秋色風落香鬢
一死寒言笑莫辭天易老將歸何日口能乾年一此地閒評隲幾
許須眉齒尚寬

家兄乘六先生子甲午書貢為無甲午也不為書生而仍書

甲午不欲無甲午也范子香谷同盟咸作詩章函孤松盤桓園蓋以甲午為周子此有則甲午存于周子也予因懷松生隴坂上百尺下無枝句為歌以和之

東風弱柳隨風愛嬾弄柔枝不自耐未知烟鎖到誰家猶向風前說舞態賸被孤松何年生獨擁寒香倍欲爭扶疎偃仰抱雲立亦不自言心不平曰予豈不甘榮膺明月山頭委于土憑看帶雨逐風來敗葉蕭蕭環一堵差堪種植憩林臯一部風教當夜豫不必呼、天欲起遙聞層浦走江濤深翠晚寒皆暮色臥流泉石千峰側思歸霜斷成柯氣盡凡花不相識風高惟有野雲還楚雲夜不收松間但存百尺留天壤贏得冰山有好山

哭惟一

今日真聞憩此身夜臺寒色為君新孤雲已足纓星分白雪何緣

見郢人跡去墨留青玉案血飛碧作雨花茵從前細數江山淚半入烟雲半入秦

依然昔日是荆扉獨倚空林訪舊稀物外行藏眉宇在天邊消息雁音飛萬山雲樹悲秋咽一葉絮絮帶雨肥似我淖槃當暫靜綠陰草色繁愁歸

日、瞻雲下水灘不煩絲竹有清歡空留石磴依魚鼓往負岩花入井幹天畔孤松眠壑冷斗間明月照春殘登樓悵望今何在手把遺編拭淚看

耆舊會初集喜邱梅仙至

獨住深山鳥雀鳴湖光面、帶層城昔年流落多吳市今日同游有步兵朋舊半交如脫葉故人乍見似初晴歡多聚語能消渴但覺春風眼底明

幾度流鶯喚歲更不知春去重過城半生餘恨歸芳草廿載雄心
付墨兵過眼山川思險仄閱人風雨背春晴相看倍覺愁無緒剩
有須眉鑒水明

續耆舊卷廿八

· 從亡行遜諸公之一

邱舍人子章字舍三又字梅仙少嘗捨身蕭寺已而返服補諸生
族祖緒故孝子百年尚未葬先生葬之受知於婁 二張有盛
名盡江之師以荐召為中書舍人從亡入瀕洲尋入閩多依蒼
水幕府己亥遷居天台之長亭構山房將老焉庚子沿海將遷
界之後先生而欲歸家潛至寧城東展墓投止桓谿之岩菴未
幾至鰲城依侯記原入太倉依宋子猶抵崑山依歸元恭栖遲
天目山中自孫雪尸頭陀最後教諸生于東洞庭山中其自辛
丑入中土飄泊不定者又十年所至之地苟非素心皆莫知其
為何如人也伯兄思之嘗往視焉先生大喜坐定問曰從何來
曰從杭曰何以事曰應試先生俯首不懌徐曰老子多事先生

故與吳祭酒梅村有世好至是梅村出山先生絕之辛亥年已
七十家人固請歸里先生亦有首邱之志許焉高員外隱學方
為耆社聞先生至大喜置第三席以待之時比之管寧之歸鄴
而以為自二十六年中自閩而浙而吳東遷西徙較之蔡床安
堵者為更苦次年卒其詩萍梗咏則海上之作也過客吟則中
土流寄之作也今亦無足本予以此見者自戊戌至癸卯六年後
自戊申至辛亥耳先生不以沽名然其耿、故國之音原本忠
孝天荒地老此心不朽別有此以土者予故詳錄之

先生自序其萍梗雜咏曰愁、道人雅不知詩然同幽日
之此接耳此聆天籟爰發是名為詩、成文人墨士勿知也
樵叟牧豎知之一日翠屏之陽二人負擔挾筴而來箕踞而
坐呼道人而語曰謂爾能詩吾二人寔未知爾之詩爾亦知

吾二人之詩乎道人請教熱史首唱詩曰天地何寬草木稠
攘之剔之荊棘何愁畏逢險巇傷足誰尤登高嘯傲休哉穠
邱牧豎詩曰我友巢父顧牛清流彼叩角者抑又何求努力
食草耳隔憂憂惠然肯來終老菟裘吟畢二人相視而笑莫
逆于心負擔挾策而去道人曰吾師乎吾師乎三復前言惘
恍累日

有感

居在長亭曲徑東
暮秋落葉起淒風
欣傳鄉信來天外
怕遺衰顏入鏡中
偏戶蕭條茅屋穩
人雷洞散草薺生
涯飄泊無佳趣
何日清寧間碧翁

見燕

處堂向受毀巢驚
不憚艱危赴此程
湖海異香千里隔
干戈夢地

一身輕昔年曾入昭陽殿今日時依細柳營太息世途多反覆再
來可有主人情

聞雞

數月雞聲杳今朝聞好音
蜩螗廢午唱蟋蟀知秋吟
異地無如故登天惟至今
還知村落近一望茂林深

中秋月夜是歲鄉舉

空碧游雲淨長河影漸離
花開月窟早香到梵宮遲
天上流丹日人間會獵時
嫦娥受貞靜不許折芳枝

嘆佛因白嘆

附佛前冷落異常

設椀常無茗存爐似有香
人應嘆冷暖佛亦受炎涼
枯盡同泥塑時艱恰水強
山僧今不管飢鼠落空梁

穹隆山施鉢師中元拜表天門忽有二鶴從天而降久之摩

空而去

縞衣長鳴者鶴耶道士耶羽衣長揖者道士耶鶴耶謂鶴為道士
當前路不賒謂道士為鶴見夢亦無差合之則不二分之等恒沙
淨清真不汨元妙神無譁鶴即師化身千古不患奢道成而為一
非幻亦非衆

傳說除夕

一歲推遷水上波今朝暮景復如何謬悠時序誰拘我奄忽蒼穹
孰問他只有舊詩還可紀不看新歷嘆如梭爭傳此夜為除夕吾
已忘年冉、過

隨問元旦

元日初問可是真但聞爆竹震諸鄰皇天久夢知應旦_下土無衣
幸早春積歲已週游子鬢新年願作聖人民客中轉眼年華度搔

首撻眉不為貧

卷之八

三

桂清軒